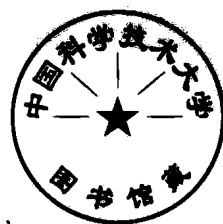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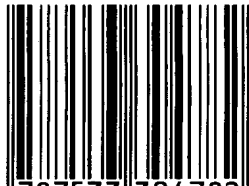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九二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4870/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九二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林子全集元部六十二卷亨部十九卷利部二十九卷貞部二十四卷(二)

〔明〕林兆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林子全集元部六十二卷亨
部十九卷利部二十九卷
貞部二十四卷(二)

〔明〕林兆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林子全集
四十卷》提要

林子全集

門人唐堯臣叅閱

許 栩叅閱

四書正義纂

孟子統論

林子曰孟子之所謂仁義者非他也。性善之根於心也。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由此觀之。端也者。本也。我固有之

林子全集

孟子統論

一

而根於心也。故根於心而仁而義者。端也。不根於心而仁而義者。異端也。

林子曰。當戰國之時。孟子仁義也。楊墨仁義也。而孟子則曰我之仁義。性善之仁義。堯舜之仁義也。昔者程子嘗謂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而余則以爲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便道性善。便稱堯舜。而後七篇之旨斯備矣。

林子曰。堯舜以性善之仁義。以開道統之傳。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孟子則曰。予私淑諸人。若

楊墨者不知性善而求仁義於外以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性善之仁義矣。

楊墨塞仁義者也而較之賊仁之賊賊義之殘則亦有間矣何孟子惡之之深而禽獸之也林子曰賊仁者自賊其仁也賊義者自賊其義也而孔子之仁義固無害也若夫所謂塞仁義者殆將以非仁之仁非義之義鼓天下而趨之以害孔子性善之仁義也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又曰孔子之道不著而孟子之闢之者豈非其似是而非非林子全集孟子統論

仁

能亂德邪林子曰孟子之所以禽獸楊墨者非以禽獸其心也乃卽其所行之事有類於禽獸矣蓋禽獸之生也固不知有父而至於離其母焉又且不知有母所謂視至親無異於路人是無父也各自爲生各自爲養不相君長不相上下是無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其君臣之所以義乎父子之所以仁乎楊墨之爲仁爲義雖曰異於庶民之去仁去義也而究其歸乃與庶民之

去仁去義者等爾故庶民去仁者也而墨氏則外父子之仁以爲仁非不仁而何況以兼愛而使孔子之仁不著乎庶民去義者也而楊氏則外君臣之義以爲義非不義而何況以爲我而使孔子之義不著乎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而墨氏之無父雖謂之賊仁之賊可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楊氏之無君雖謂之賊義之殘可也

林子曰仁義之用至大若五霸之假仁假義猶足以尊周室而攘夷狄况孟子之仁義本於性善者乎其曰齊王猶反手者非虛語也而假仁義之名

三

而濟已之私者霸也根仁義之性而服人以德者王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小用之而小大用之而大此誠僞之辨王霸之分也

林子曰堯舜性仁義者也湯武身仁義者也五霸假仁義者也楊墨外仁義者也

易之繫辭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孔子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

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易中庸而並觀之。則孟子之仁義。非性命而仁義者乎。非道德而仁義者乎。故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而況所謂義內之旨者乎。此孟子之仁義。萬古所不能易也。

林子全集

孟子正義纂卷上

是誠何心哉

林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蓋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機也。一感通之下。而道體卽爲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替于全集。孟子上。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非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亦非也。反之而無所於反。求之而無所於求。而恍恍惚惚之際。似乎有以啓之。而自契其機者。

林子曰。余讀孟子書。乃知孟子之所以善教。而因機利導之下。真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良心者。其曰聞之胡齕者。豈不喜得其間。而爲轉移齊宣王之一機邪。而是心足王之對。蓋亦言有大而非誇。

矣。是雖五帝三王之所謂盛德大業者。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邪。孟子又曰。見牛未見羊。卽此見字。最富玩味。正所以發其機啓之而使萌也。蓋有見則有觸。既有觸矣。而吾不忍人之心。有不萌其機乎。齊宣王雖曰戚戚然而萌其機矣。然終不知所謂戚戚者。此何心也。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但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而興危構怨之閭。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起之者歟。其曰吾何快于是。則亦能知所覺悟矣。卽此覺悟便是良心。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故曰王猶足用爲善。此孟子之所以予日望之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林子曰。孝子之於親也。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于其親而無間乎。仁人之於弟也。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其親而無間乎。王者之於民也。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又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天下之民而無間乎。

湯放桀

林子曰。湯之普衆庶也。曰夏氏有罪。天命殛之。而數桀之罪。則曰矯誣上天。桀之矯誣不待論矣。豈湯之伐桀也。天固命之邪。要之非知天之聖人。真不足以語此。

不動心有道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何以主之。而無有乎。

林子全集 孟子上

五

所謂主之之法邪。林子曰。曲藝且有法矣。而事心之大也。獨無其法乎。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先王則有法服。法言。法行。又問所以主之之法。林子曰。主敬焉盡之矣。

或問主敬之道。林子曰。孔子之敬。卽堯之欽也。故不待欽而自無不欽。不待敬而自無不敬者。堯也。孔子也。性之者也。有所事於欽而欽。有所事於敬而敬者。學堯者也。學孔子者也。反之者也。若周濂溪之主靜立人極。程明道之心要在腔子裏。楊龜

山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是皆不能外心以爲學矣。豈其堅執持守以苟免怨尤焉已哉。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

告子之不動心

林子曰。心本圓融。亦本活潑。拘檢愈嚴而心愈不定也。故庭草盆魚。傍花隨柳。自能心與道而爲一道。與心而相涵。千古而下。猶可以想像其自得之樂自在之懷矣。若告子者。豈知圓融之真機。活潑之妙用哉。朱子曰。告子之不動心。是操存堅執。做

朱子全集

孟子上

四

吳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斷滅也者。圓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者。斷滅也。然而寂滅豈易爲哉。以至虛至靈之本體。而甘心於無知無覺之木石。斷滅去矣。真可發一大笑。若後世學佛之徒。悉皆告子之流亞也。然求其能操存堅執。如告子之不動心者。亦難見其人矣。噫。

持其志無暴其氣

林子曰。持其志。孟子之所以善事其心也。無暴其

氣。孟子之所以善養其氣也。

兆詰問養氣。林子曰。持其志。孟子之所以善養其氣也。又問何謂持志。林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康節所謂心要放也。非歟。林子曰。孟子之所謂放心者。心放於聲色之內。所謂蔽物而交物也。康節之所謂心要放者。心放於聲色之外。所謂活潑而廣大也。

知言養氣

林子曰。知性則能知言。知命則能善養。吾浩然之

朱子全集

孟子上

五

林子曰。知周萬物而不遺者。知性也。安土敦仁。故能愛者。知命也。

林子曰。知命。則天下之至仁在我矣。知性。則天下之至智在我矣。仁而且智。故能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此盡性至命之一大效驗也。

林子曰。若欲知性。莫先養神。而性也者。乃神之所從出也。若欲知命。莫先養氣。而命也者。乃氣之所從出也。

善養浩然之氣

林子曰。氣本至大至剛。亦本流行無間。

程子曰。孟子養氣一篇。須是實識得有物。始可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一箇物。林子曰。浩然之氣。果有物乎。何以識之。又何以養之。不可不知也。

或問浩然之氣。何以養之。林子曰。氣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而其所以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以自有盡性至命之一大工夫者在焉。此其所以道

林子全集

孟子上

大

通於有形之外。而氣塞乎天地之間也。浩然之氣。自反而縮。不謂之善養浩然。聖人之大勇乎。

或問曰。孟子所養之氣。至大至剛。與老子所言專氣致柔。是同是別。曰。孟子所言立本。故曰至大至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氣致柔。

氣體之充也。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

間

並釋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宛善名狀。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氣本充塞於其身。暴其氣焉。

則是不仁於其身。氣本充塞於天地。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天地。又問何以仁之。林子曰。直而養之以仁其身。則四肢以暢。而是氣自充塞於一身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直而養之以仁天地。則萬物以育。而是氣自充塞於天地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孟子曰。氣體之充也。又曰。塞乎天地之間。是雖有天人小大之不同。而其所以充之塞之。而一以貫之者。則固無二道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上

七

或問塞乎天地之間。林子曰。天地卽我。我卽天地。故匹夫匹婦。舍冤呼天。天且爲之烈風。爲之迅雷。夫匹夫匹婦。至微也。又安足以動天地。而烈風而迅雷邪。天地也。風雷也。匹夫匹婦也。蓋渾淪於絪縕一氣之中。譬手足之疾痛也。而心輒爲之不寧矣。故時而夏焉。其氣熱。卽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在四海之外。亦皆夏也。皆夏則皆熱也。時而冬焉。其氣冷。卽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在四海之外。亦皆冬也。皆冬則皆冷也。此非其渾淪一氣而塞乎天地之間之明驗歟。又問氣本塞乎天地之

間矣。而孟子則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何也？林子曰：自夫人未有所養之先，而我則渾淪於天地絪縕之氣之中。我即天地，而非有二也。自夫人既有所養之後，而天地則渾淪於我浩然之氣之中。天地即我，而非有二也。又曰：達而在上而堯舜焉。太和元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窮而在下而仲尼焉。太和元氣流行於萬古宇宙間矣。太和元氣者，浩然之氣也。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也。然是氣也，陰陽能

林子全集

孟子上

使之和，六府能使之脩，老者能使之安，朋友能使之信，少者能使之懷，疲癯殘疾能使之各得其生，鰥寡孤獨能使之各得其所，飛潛動植能使之各適其性，而天地雖大，亦皆包羅於此身一氣之中矣。

林子曰：太和之氣，周流於唐虞宇宙間者，堯舜之春，天地之春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間者，仲尼之春，天地之春也。天地春矣，物有不各遂其生者乎？堯舜仲尼春矣，人不各足其願者乎？儒

門者流，每於道釋之徒，而必驅而遠之，豈天地之春有遺物，而堯舜仲尼之春有遺人歟？

或問氣無古今，林子曰：唐虞之時，堯舜則有是氣矣。由唐虞以來，至於春秋，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春秋之時，仲尼亦有是氣矣。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由此觀之，氣其有古今也哉？夫既曰無古今矣，而又曰無始終者，何也？林子曰：天地其有始乎？而是氣也，則始天地以爲始，而未始有始焉者矣。天地其有終乎？而是氣也，則終

林子全集

孟子上

天地以爲終，而未始有終焉者矣。由此觀之，氣其有終始也哉？既無古今，復無終始，則是氣也不謂之充滿太虛而未嘗息者乎？故天地非此則無以位日月，非此則無以明四時，非此則無以序鬼神，非此則無以靈萬物，非此則無以長無以生，而聖人之所以參贊化育，以位天地，以明日月，以序四時，以靈鬼神，以長以生萬物，而莫非是氣之所爲也。又問氣之所從生，林子曰：太虛而已矣。太虛者，先天也。先天不屬氣，其乃氣之所從生乎？夫如此

則我與天地一太虛也。而是氣也不於太虛中而自相流通者乎。林子曰。我其專矣。翕矣。而天地之氣有不疑聚乎。我其直矣。闢矣。而天地之氣有不發散乎。然而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其我乎。其天地乎。故我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天地也。天地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我也。

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智常禪師曰。敎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澈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澈曰。然。智常

林子全集

卷十

十

曰。摩頂放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着。渤俛首而已。林子曰。釋氏所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者。豈非邵康節所謂收天下春歸之肺腑邪。所謂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者。豈非孟子所謂塞乎天地之間邪。

或問直養之直。林子曰。直也者。直之也。入直之義也。敬而存之。存而守之者。直也。故直也者。心主乎中。而神守其舍也。又問直內之直。亦直養之直與。林子曰。然。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

加功。故敬以直內。則心存矣。

易曰。義以方外。敢問何者謂之方。林子曰。方也者。方之也。方之者。向之也。傳曰。民知向方。子路曰。且知方也。故向義而行。以方外也。譬行道之人。義而東焉。則東方之。而西而南而北。亦復如是者。方之也。

易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子則曰。義而東也。則東方之。義而西也。則西方之。豈非所謂義可仕也。而仕之。義可止也。而止之之意歟。林子曰。然。然則

林子全集

卷十

十

謂正爲存也可乎。林子曰。心本正矣。而心之不正者。心之不存也。故有所忿懣。有所恐懼。而心之不得其正矣。豈非其奪於物而不存邪。大學所謂心不在焉者。是也。故心存者敬也。敬矣。心其有不正乎。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林子曰。浩然之氣。正氣也。道義之氣也。浩然之氣。自配道義。而非曰如此而道。如此而義。而思以配之也。

林子曰。是集義所生者。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義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道矣。

告子未嘗知義

林子曰。以義爲外者。是外心也。

林子曰。孟子之仁義。仁內也。義內也。楊墨之仁義。仁外也。義外也。告子之仁義。仁內也。義外也。若告子者。果能知仁在內。則必能知義之非外也。明矣。由是觀之。告子非惟外義。亦且外仁。

孟子全集

卷二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林子曰。必有事焉者。以事心爲事也。然心本正也。而亦奚待於正。故戒之曰勿正心。夫既曰勿正心。則易失之忘。故戒之曰勿忘。既曰勿忘。則易失之助長。故戒之曰勿助長。

程子曰。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而所謂正當處者。果何處也。其曰仲尼顏子樂處。而其所樂亦有處乎。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勿忘勿助。要識真心。既識真心。聖人見成。

又曰。日用常行。勿求其心。元無所障。至虛至明。

或問火候。林子曰。綿綿若存。老氏之火候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釋氏所謂不得勤不得怠者是也。又問真火本無候者何謂也。林子曰。養珠者龍。抱卵者鷄。豈有言語傳相告語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

林子曰。火候之微。易盡之矣。陰陽消息。生生不窮。易曰。生生之謂易。故坤而復矣。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乾而姤矣。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陽

林子全集

卷二

火陰符。進退抽添。道豈遠哉。故曰。但至誠。合自然。林子曰。一念外馳。火候差失者。危也。能毋防乎。故曰。念起卽覺。又曰。不滅照心。

陳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

仲尼賢於堯舜

獻策生問曰。仲尼果賢於堯舜歟。林子曰。爲天下而生者。堯舜也。爲萬世而生者。仲尼也。故堯舜之

達也。奉天以爲天下矣。仲尼之窮也。奉天以爲萬世矣。

或問堯舜仲尼道德異歟。林子曰。未有異也。事功異歟。林子曰。未有異也。然則宰我謂仲尼爲賢也。亦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昔堯舜天子也。以南面而賞罰之者易也。而仲尼匹夫也。以空言而是非之者難也。仲尼以匹夫之難也。而能以其道德成其事功。以與堯舜相等埒焉。此其所以爲賢也。

林子曰。春秋之是以春也。仲尼無心也。春秋之

林子全集

孟子上

論

非。非以秋也。仲尼無心也。又曰。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豈非以二百四十餘年之間。天則有春秋。我則有是非與。堯在位七十載。而舜則五十。擬之二百四十餘年。旣已不迫仲尼矣。况萬世而下。猶以春秋之所是。以是萬世之是。以春秋之所非。以非萬世之非。假若天壤有敝之時。而仲尼則有盡之日。故曰賢於堯舜。

或問仲尼匹夫之難。林子曰。唐虞之世之不有君臣也。堯舜則直義之而已矣。不有父子也。堯舜則

直仁之而已矣。不有夫婦也。堯舜則直別之而已矣。不土不農不工不商也。堯舜則直常業之而已矣。此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其有不信而從之者乎。卽有不信而從之者。則政以正之。刑以驅之。其誰不遷善遠罪。敢有自取于不義不仁不別。而外其常業者邪。若仲尼匹夫也。孰從而尊之。就從而信之。人而不有君臣也。循循而誘之。使義也。人而不有父子也。循循而誘之。使仁也。人而不有夫婦也。循循而誘之。使別也。人而不土不農不工。其言之易入而信之也。法語之言也。冀其言之必從而信之也。卽有不之尊不之信不義不仁不別。而外其常業焉。而仲尼亦且奈之何矣。此其所以難也。

聞其樂而知其德

林子曰。夫孰不曰以我之聲。而聲天地之聲。殊不知天地與我無二聲也。夫孰不曰以我之氣。而氣天地之氣。殊不知天地與我無二氣也。余于是而

知聲一也。而盈天地間。莫非我之聲也。莫非天地之聲也。氣一也。而盈天地間。莫非我之氣也。莫非天地之氣也。而聲之未始聲。而聲之所從以出。氣之未始氣。而氣之所由以生。者。不謂之聲氣之先邪。而大樂與天地同和。蓋爲是爾。孟子曰。聞其樂。而知其德。豈非其作樂之聖人。而有得於聲氣之元者德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林子曰。人之所以喪其心者。非其心之去已也。特

卷之五

孟子上

七

交於物。而爲物所蔽爾。無論途人。及至不道者。孰不以其心之既喪。而無有乎所謂聖人者。殊不知其見所可哀憐者。則惻隱之心。卽此而在矣。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心之聖人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強也。

林子曰。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之發者。情也。真心者。性也。未發之中也。

林子曰。乍見之頃。亦夜氣也。而內交要譽。豈非其

旦晝梏亡之邪

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與。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故無有作聖人之心則已。如有作聖人之心也。亦惟在於乍見之頃之心。而察識之。而擴充之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加也。

卷之五

孟子上

七

林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苟能充之。充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以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者也。非惟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亦且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天地也。惟其能包羅乎天地也。故其能幹旋乎天地。

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林子曰。獨善其身者。善止於其人之身焉已也。若與人爲善。則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天下人爲善。則天下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與萬世人爲善。則萬

世人之善。皆我之善也。蓋天下萬世皆吾度內。而此心之分量。本如是其大且遠也。

之景丑氏宿

林子曰。天下之大。制命於天子。而列國分爭。則制命於列國之諸侯。若齊則沃土千里。帶甲百萬。而孟子於齊。稱疾往吊。如入無人之境。至於醫來。而孟仲子則曰。今病少愈。趨造於朝。則是孟子之心。不自於齊矣。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喋喋然以明其不往見之義。然履齊之地。卽齊之民。設若

林子全集

孟子上

卷

景丑氏執之以逢其君。孟子其將奈之何哉。縱有他虞。而有所不能恤矣。萬世之下。孰有能知此義。有爲者亦若是。

林子曰。余惟以天之賦於人者。心是聖人也。而天下萬世。每以聖人爲絕德。不可得而企及也。故天下萬世。不復有聖人者。出焉。職此之由矣。孟子曰。有爲者亦若是。又曰。吾何畏彼哉。由孟子之言。觀之。則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豈不易易哉。夫以易示之人。猶難之。況語之以難也。則天下萬世。其誰

不以聖人爲絕德。而退讓於古之人邪。余每以人之心。皆聖人也。而以易言之者。非他也。庶幾鼓而作之。而或有興起焉者。縱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而有豪傑之士。出乎其間。則亦不失爲聖人之徒矣。此余之心也。余安能使天下萬世之人。皆爲聖人邪。要之。我自自之。而自不肯爲之爾。

林子曰。心一聖人也。若曰。心能作聖。則聖人與心。猶爲二也。而人之所以不能聖人者。以有以蔽乎其心也。

林子全集

孟子上

卷

林子曰。聖人也者。天下後世所望而震也。而曰。吾何畏彼。又曰。有爲者亦若是者。何也。以吾心之虛。靈知覺者。聖人也。聖人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非以其心乎。此余心聖之旨。欲與天下後世共此虛靈知覺者。共作聖人也。

林子曰。區區每以聖人爲可學。而子疑吾言乎。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豈非以吾心一聖人也。而能不失吾心之聖人。是亦聖人也。書曰。惟

狂克念作聖况非狂乎惟在克念而已願吾子試反諸心而可欲之善信有諸已而美而大而化而神完完全全原是一箇聖人也顧乃不自克念而退讓於古之聖人也亦獨何與

林子曰凡民之心既爲氣質之偏有以戕之物欲之交有以引之而謂已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亦惑矣

林子曰聖人外其心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也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猶之

孟子全集

孟子上

辛

可也然而聖人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也皆不外於心如此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可乎哉

井田

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而井田之制蓋不過欲使君民兩足而非他也然亦惟在其人潤澤而舉行之爾

林子曰余嘗考之尚書稷既敎民稼穡矣乃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敎載觀魯論孔子適衛惟曰庶而

富之富而敎之而已至於孟軻七篇而井田之說

且諄諄焉豈不以庠序之敎從此而設孝弟之義

從此而申也夫養固先於敎矣而養之道莫大

於井田今以井田之制言之九夫爲井井間有溝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

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

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

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

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

孟子全集

孟子上

壬

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

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

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井田之舊制也孟

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余竊以爲

雖至國中抑亦可以九一而行助法矣然不曰國

中爲然也甚而至於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度田

計畝均授而變通宜民之下槩取其中之一區以